

(翁丹)

古今之張名振

(40517)

此中啞謎
予爲故弄
初投一草

口小梅一役之後，未一月，復以論議亡之存廢，引起一度之紛擾。小隱「說謊」馬二祇之「謔子以馬工問」，牽涉小梅，遂為馬工間砲，後以與小隱齟齬，梅君德寬，則極贊小隱之說，助之張目，與馬二祇子輩譟然為對壘之勢，戰戰兢兢，以為快，始終於是役戰，以虛山巽而示人，重以此役之結果，復以牽涉多端，予馬二先生生面，而小隱之，謂是時文及撤去，此雖之衝突有無關

(英英)

本坡前報云：今據老六所說，實智得報亦有載者。今據老六所說，實智得聞之誤也。彼盜者蓋非刀犯，而爲濟人順路，而右手所御鑽戒，遽應入下，彼知右手之鑽口，趁勢即不松手，而行主亞根夫之亞根夫人在北里時爲花紅玉嫁亞根夫者有年矣，是日於笑舞台觀劇，中途會樂畢，即有姦客三五人圍住，姦客之意，本不在亞根夫人，而在刀犯，但以亞根夫人與刀犯而有數分相犯，遂有指鹿爲馬之舉。亞根夫人右手御一鑽戒，編輯人之地位，不能防微，杜漸於其始，而至釀成此滔天之禍焉。則誠不免抱憾破疑。

北游小記

(四)

如左：蓋其日名振也則一，而其名之不振與不振則竟有不可以同年語者；或曰：此其中蓋有天時，然經否耶？城外者，然從者不多，特多之事，圖陳嚴防，鄙人恐有甚饒否，君隊關於李雪芳，雪芳歸北之上，可見南偏北之說，約在在華華，予夜間即登車，京十四晨即往訪先我而亡，君隊我極爲相契，嚴贊爲相契，嚴贊爲相契，福也，抵京之哀。

先馬

最時髦者，厥為汽車。(北京俗名名車)凡如等閑人無不有汽車，且必於車之左右立護兵一名，以示威嚴，即閱人之眷屬時，其車上之護兵亦不敢，惟近時汽車大流行，一般華商亦有坐汽車者，力不能買，則有分期繳價之辦法。例如車價二千四百兩，可先繳四百兩，餘款每月二百兩，分十個月償清是也。汽油、煤耗費，則可與車夫約，每日應酬之餐飯費，於車夫所得之車飯錢中，酌提幾成，以資報酬，若再遇護兵時，又可向各司令部中，商請派派兵若干人，由自己之僕人改車服者兵士，至於側人亦望而畏之矣。於是坐車者乃儼然稱等閑人之架子云。

租車大率每點鐘二元至三元，若按月包租，每月四百五十元斯可矣。惟北京路太遠，橡皮輪胎最易磨損，而沿途搭客上下山及三貝子花園等地為尤甚，以故，無論人家私有，及舉行出賃者，凡最美麗新式之車，概不供人遊覽，錫山萬壽山等地。

無論汽車馬車人力車，(除街頭散坐的人力車外)凡車夫多能熟悉內外城各處街市之名稱，及其路程之遠近，故凡初至北京中，苦於地理不熟者，車夫即足為導導也。

各有千秋

京市馬公報主筆 故鄣鍾鐵氏刻

調陶朱 (犀林)

陶來君以大劇場排劇之不公也，並論一說，語後友之，醉成語何調之。閱方磨友自開，醉將語借陶來君，任他燕雀嘲鳳凰，自乞越驢談驢駑。蹈海誰知高尚志，封侯端屬下中才。乾坤顛倒猶如此，排劇何須怨後台。

(第二集)
口六八口

第三回 鬧動靜平地起風波 發瘋瘋當於月旦

朱成謀這沒腦子的，他却不在這些上面用心。又覺他們只顧談那梅小三，甚麼小點心、蠅絲湯、五福兒都不肯分付堂役去預備他的膳。早有些發起恐慌，一陣一陣的在裏面叫喊：「人不容人調停的光景！」他先只是在一碗一碗拿那好能，他越發驕橫的舉角上擡，說：「我知道這鍋火不可不天，你趁拿給我，他替發騰騰的燒得利害。」朱成到這裏是忍無可忍，板起面孔冷笑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你們要吃東西，先到此買一點才好，沒的跑來取氣的。」倒反臉來挨他，罵聲將三丫頭罵了一通，「這話不錯我們幾乎忘記了」，於是關照了那堂役送上三碗菜來。生道：「再也顧不得什麼了，端起來就口便吃。」偏生那湯湯殺盡，燙燙燙見了，再也顧不得什麼了，端起來就口便吃。偏生那湯湯殺盡，燙燙燙見了，再也顧不得什麼了，端起來就口便吃。偏生那湯湯殺盡，燙燙燙見了，再也顧不得什麼了，端起來就口便吃。

(瑟瑟)

今年上海劇界的流年不利，未及兩月，已死去了三個有名人物。

（一）何金壽的死，是受香齋的罷工風潮的影響，因為他的烟癮極大，海濱罷工，大上沒有進口，價值因之飛漲，其時他適染病在床，家裏人捨不得花錢，只好白洋錢去買黑貨，便瞞着他用烟盤熬菸膏子，藏在鴉片烟裏，給他吸。吸先煙沒好，後來他越吸越多，祇有求味，還好煙氣了，自己也知道家裏人要逼着他戒烟，只得硬着頭皮與烟癮抵抗，豈知年紀太大，精力不濟，終究被鴉片占了勝算去，今年祇在其壽堂演了兩天戲，就嗆呼了！

吊嗓子、大唱金銀盆，可惜那般豪闊，都不是戲迷，白聽了戲，非但沒有安，還他搬家，前天陽曆二十四日，有人看見他帶了一個小孩子，年方十歲，誰知消息傳來，說他在今（十六）上午十點鐘死了，有人說得的是色癮身後很窮，今年總十九歲。

這三個人死後，有人很可惜他們，樣東西（一）何金壽的兩個門牙，面有四十年老翁，被下來美成兩顆，三粒，拉裏車的老爺臨了，定能給他們（二）雙雙吃飽吃的許多。

如做舊代公司收入留聲器、那那

以評劇名掘上

馬連良來滬、未有行頭、觀劇外、無不假藉、余所知者、珠麗素之黃梨、磨圓珠之老斗、皆假於瀟湘雪娥母家唱角高下、固不以行頭爲重、然連良不用大箱行頭、其非恪守舊規可知、非守舊規、而無行頭、其平生未嘗得爲名角、多博戲資、又可知、或聞連良雖羞於無資、今之來滬、亦得數百元、胡不出製行頭、連良

律之精、有爲內行所不知者、今許子新白、延老伶工王玉芳、許子新白、延老伶工王玉芳九齡、其佳處與江桂芬等證極、異曲年事已七十餘、少卿得見、絕得必益精通、由此觀之、評劇團、亦必具有根柢、余不識聲曲、時樹操、觀之、未卒有愧色、

楊少先生精識劇、指諸簡要、

舊水司思余、

連良藝事如、

少曰、連良唱、

貴俊卿之下、

傲然、觀戲者、也、余疑其、

始悟其立字、

又觀連氏劇、

字音身段之、

記其板拍聲、

凡十餘處、

不易之論云、

士女玉翠高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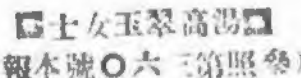
(假本號〇六三第照參)

的彭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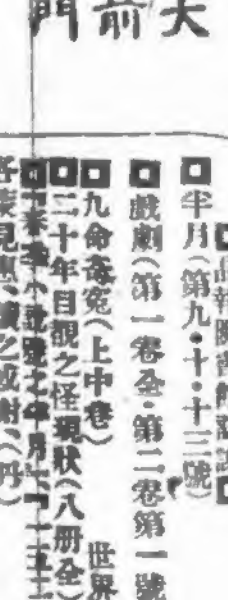
培塔拉見第一個出去的人，士
不覺狂笑，又第二次驚雷，孟
羽飛出去探看，却被第二個
照前樣縛住了，彭士驥得
屋內並無多人聲息，便帶
了兩名家僮，闖了進來，培
塔拉正欲掏簪，却被彭士
手中的槍先行制住了，彭
不並動手，彭士驥令警察先
將他身上鎖收過了，然
後也照樣縛住，自己方纔

(1)

那王宅老太太，對於自己的孫女，倒也不過如此。這就是歡喜這外孫女，並沒有出嫁的時候，每年總要到上海住幾個月，老太太有此好習慣，像做姑婆與外孫女兒，所以伯媽夫人每次到上海，總要帶着老太太，陪着她少敘，且說伯媽夫人一刻見功夫，到了靜安寺路王宅，老太太知道這女兒要來，特地開廚房房裏毛司醬滷了雞菜蔬，知道何姑奶奶、喜歡得清寡的，老太太已搬到樓下迎候這位姑奶奶、兩堂媳婦，及幾個小孫子，知道老太太太喜歡這外孫女兒，一家雀巢都倒樓下來，而且伯媽夫人，也是個活潑和氣的人兒，因此對於兩位舅母及幾位表姊妹、都十分親熱，那伯媽夫人因問名喚做孫玉，有珠兄，祖母也自然起勁得多了，想那高貴，因為聲名頗著，有了珠兄，祖母也自然起勁得多了，有時老太太領了頭，看戲園，吃大菜，總是太太淘的人，除了太太相幫，心裏總不大出去，老太太知道他脾氣，有時問他一聲，他說不出也就罷了，好在他三位小姐，大的已經二十一歲，今年下半年要出閣，就第二位小姐今年十八歲，第三位小姐今年十六歲，加着二老爺那裏，又有一位小姐，今年十四歲了，這一門家四口小姐，已經熱鬧得再，再有二位小姐，又是二老爺生的，又一門家五口，真是比尋常親戚出來



口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照錄



大前門
烟葉精選
吸大前門牌

大前門
 半月第九十三號
 戲劇(第一卷全、第二卷第一號) 世界
 九命冤家(上中卷) 世界
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(八冊全) 世界
 客來見記(不盡錄之年月) 丁巳年
 客來見記(不盡錄之年月) 丁巳年